



清儒學案

世華



□ 12

3276

96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九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五

朱先生大韶

朱大韶字仲鈞號虞卿華亭人嘉慶己卯舉人官懷遠縣教諭以憂歸道光二十四年復選授江甯縣教諭未履任卒年五十四治經宗高郵王氏以形聲訓詁引申假借通古人所闕尤熟精三禮凡大小典禮古今傳譌者爲之反覆辨證不苟同不苟異務要於至確所著春秋傳禮徵十卷取春秋之言禮者合三傳經史通典及先儒之說融會而貫通之朱贊善珩最推重其書焉

參張鈞衡撰春秋傳禮徵跋

春秋傳禮徵

隱公

二年秋七月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公之母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曰夫人者隱公之母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穀梁曰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公者也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公羊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隱孫而修

之非隱也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曰言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妣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曰妣氏者哀未君也穀梁曰妾辭也

徵曰說仲子者三傳不同近儒惠士奇春秋說曰春秋正名之書也母以子貴妾不得體君故於宰咺及秦人之來賵襚也書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母以子氏其名正矣禮賵人之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九
母則可贈人之妾不可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大
詔謹按穀梁師以仲子爲惠公母律以僖公成風誠得其實
其說則協諸義而未協喪服齊衰不杖期章公妾大夫之妾
爲其子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妾爲
女君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之
別適庶如此至庶子爲君不得以適庶稱異義曰公羊說妾
子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
國家子不得爵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以妾在奉授於尊
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僖公以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而
爵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尊得立爲夫人
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從公羊左氏說許君義折衷至當所謂
適庶者本父而言庶子爲君適母在但得別之爲所生母而

已安得云以妾爲妻庶子不得尊其母爲夫人是武王不得
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其義非也喪服總麻三月章庶子爲父
後者爲其母鄭注君卒庶子爲母大功此不爲後者大夫卒庶子
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此因適子卒父命庶
子爲後者也公子爲其母本練冠麻衣此因爲後而服總麻
蓋天子諸侯大夫承社稷宗廟之重故公子大夫之子以厭
降齊衰期章父在爲母條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服
其私尊也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傳曰何以不在
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夫爲妻期故子
亦從而期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故公子於五服之外權爲
此制所以不奪其恩也凡此皆因父之尊而屈其私尊厭於
父不聞厭於母故父卒無論適母所生母皆得申晉范宣答

問曰適母雖貴然厭降之制母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屈降支子按范說是也母不厭子故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條下卽列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二條夫慈母亦妾母也因父命爲母子尙爲之疏衰三年豈有生我之恩反不三年乎

喪服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疏曰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注庶子爲其母無服按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駿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歿後其庶子得申故注云申君按母無昭十一年葬我小君齊歸厭子之禮賈分適母之存歿非也

左傳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譏其不哀不譏其三年是爲所生母與適母同知經云父卒則爲母母字兼生母與適母言矣庶子爲君得爲所生母三年是成其母爲夫人故

敬嬴齊歸定姒

襄公夫人

皆書夫人書小君不稱者惟哀母定姒

據禮踰年始稱君定姒卒在定年之末哀未成君不得遽尊爲夫人故書卒書葬而略其稱知母在子年無論適庶俱稱

夫人天王之贈仲子也以惠公爲君而贈之也

仲子卒在春秋前年月無攷

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六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成風文公生祖母服疏衰三年公必以祖母之喪赴於天王故王使舍贈使會葬安得謂贈人之妾又安得謂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禮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秦人之歸隧也必稱夫人然而書法有所不得施禮無二適書來歸夫人成風之隧其如哀姜何婦人三從夫死從子但書成風不

知為何君之母故書曰僖公成風以母繫子此卽母以子貴之義安得謂外之弗夫人襄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襯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定姒襄生母也稱曰小君是定姒生時固已正其名曰夫人矣季氏不君君更何有於幼君之母故曰穀梁說於義未協也至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按僖二十二年傳何注曰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此春秋達例也哀二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曹者邾女爲宋景公夫人景公卒當繫元公元公生存未諡故繫於景曰景曹桓旣未君赴辭宜何稱不得曰寡君之母又詎得曰寡君弟之母惠旣薨繫妾於夫曰惠公仲子是自亂其例春秋書及者所以殊尊卑成風尊不可言及則仲子微正當書及以殊於惠公何以不書及前後傳自相違戾又以子

氏爲隱母按元年傳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不稱夫人子氏得稱夫人是隱已正其母爲夫人矣旣正其母爲夫人何以不書葬進退無據然則子氏薨何以書隱夫人也隱旣稱公則當書夫人薨不殯於廟不赴於諸侯不祔於皇姑則不書葬亦穀梁說得其實左氏以春秋兩書仲子一書子氏爲一人故先經發傳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禮諸侯一取九女以姪娣從夫人卒貴妾攝女君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以聲子繼室可也再取仲子爲夫人非禮也子氏卒在二年歸賁在元年乃創爲豫凶事之說末世卽未盡合禮以送死之物豫及生人雖諄亂不至此左氏不卽人情矣秦氏蕙田五禮通攷曰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此卽喪服小

記不世祭之義蓋適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
爲君者言穀梁誤引耳大韶謹按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
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卽妾母不世
祭之義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之
子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
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父命爲母子則生養
之始喪之祭之於孫則止孫謂妾之子此卽妾母不世祭之義止
非絕不祭也禮妾祔於妾祖姑止則仍同食於妾祖姑而已
與庶子爲君全不相涉禮無二適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
先君故別爲之築宮以祭東晉武帝詔追崇鄭大妃禮官議
曰春秋之議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
之宮明不配食且漢文昭二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

之義近樞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
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
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按禮官議是也漢韋元成等議毀
郡國廟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
死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如故云
身歿而已卽不世祭也曰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以母繫子猶
是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云寢祠園如故是不毀也庶子
爲君安得援慈母妾母之例秦氏正之其識卓矣至謂適子
爲父妾之無子者則又不然禮妾無子不立後同食於妾祖
姑公子於庶母無服豈有適子受父之重而祭父妾之無子
者乎小記正義曰妾母謂妾子自爲其母何嘗言適子至公
羊說隱爲桓祭其母按雜記曰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注夫所祔

之妃於婦
則祖姑

隱爲桓立正仲子爲夫人則當祔於皇姑其祭也

當配食於惠公豈有別爲築宮之禮其失固不待辯而自明
左傳正義曰周禮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
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器幣則用既掌弔事或卽
充使此蓋宰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正義曰傳
云父在故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皆書字故注直
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顧氏棟高大事表曰王人見於
經者惟宰書名正義引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乎四海其意謂
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乎四海者謂大宰耳其屬不應得通
而宰叅渠糾必非長官而亦稱宰者自宰夫以上皆得通也
徵曰豕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
二人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宰旅卽

下士春秋凡王之下士書王人中士繫名上士加字宰叅宰

渠伯糾皆宰官之屬非宰夫也渠氏糾名伯糾名且字

辨見本條

公羊曰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藥馬束帛車馬曰
贈貨財曰賻衣服曰襚注以馬者士不備四也禮旣夕公賁
玄纁束帛兩馬是也藥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
上至天子皆藥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
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
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供事穀梁曰藥馬
曰賁衣服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徵曰異義曰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
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
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周

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棗之棗馬一師四圉四馬爲棗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棗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易經時棗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於經無以言之謹按覲禮侯氏以東帛棗馬僕使者使者降以左驂出注駢馬曰驂是驂卽駢也鄭詩明言兩驂雁行說文以驂字從參故云駕三馬亦古有其說耳自當從鄭駁毛詩干旄正義曰馬以引重左右當鈞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按孔申鄭義是也詩云素絲五之素絲六之但言執轡如組可以五可以六耳非以爲制度也左傳哀十七年兩牡衷甸二十七年設棗車兩馬書大傳命民得飾棗車駢馬此駕

二也詩皆言棗是駕四也又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棗馬八匹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此降殺以兩之法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見天子以十馬則見諸侯用八馬非以駕車也采菽詩云載驂載駟蓋自其服外兩驂而言則曰驂并兩服則爲駟非以驂爲三馬如說文說也古棗車兵車田車皆一轅兩服夾之惟牛車雙轅言庶人駕一亦非法士喪下篇注兩馬古制也與何同列子湯問篇六轡不亂而二十四驪所投無差荀子修身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此見於諸子者經典固無雜記諸侯相繼以後路又曰上介贈陳棗黃大路於中庭是贈亦用車士喪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贈

僖公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朱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 公朝于王所公羊曰曷爲不言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穀梁無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

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左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其致天子也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會諸侯言溫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徵曰讀春秋者於此可攷會同之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會同卽巡守禮據天子巡行邦國曰巡守據天子至方

岳觀諸侯則曰會同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旣月乃曰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上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司儀職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天子巡守方岳而覲羣后之禮也司盟職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此因會同而盟諸侯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惠氏禮說曰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臨之以上帝蒞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方明者六宗也其神

卑於上帝尊於山川尊而宗之故曰六宗

按以方明爲六宗其說郅確孫氏星

衍尙書疏亦宗其說

春秋時王不巡行而近畿之地鸞輅猶或至焉故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蚌宮卽覲禮三百步之宮謂壇壝宮也左氏紀其事曰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王巡踐土晉作王宮與王巡虢守虢作王宮同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司盟所云詔明神也定四年傳召陵之盟祝鮀述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司盟所云旣盟則貳之也周重宗盟故姬姓列前春秋序國大小故先晉齊衛稱子猶鄭子儀之稱鄭子子儀在位十四年而莊十四年傳云傅瑕殺鄭子以其位未定也溫與河陽本周邑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中有溫盟二邑大事表曰今懷慶府孟縣西

南三十里有古河陽城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卽此地

按盟孟本以回

聲通

後歸晉是諸侯會於溫者聞王將狩河陽而會以覲王也狩有二義蒐狩謂之狩巡守亦謂之狩車攻詩序云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定四年左傳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天官掌次職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鄭注謂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又何疑於河陽之狩而言非其地乎天子以四海爲家王所在曰王所覲禮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攷工梓人祭侯辭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史記衛將軍傳遣詣行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因巡守而公朝卽古朝於方岳之禮左氏乃曰以臣召君引孔子之言以實之按左於趙盾弑其

君夷獯於陳殺其大夫洩冶下兩引孔子曰此非闕里之微言或傳聞之失實也左於文元年傳云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請君朝王晉侯朝王於溫不朝京師而朝于溫又得謂之召王乎公穀未見周官之法故爲之說曰諱會天王也曰非其所也均於禮違何注乃云時晉文公年老恐功不成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按晉世家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是何年老之說也按昭十三年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七年以晉人說晉事當得其實晉語僖負羈亦云晉公子年十七年而亡是文公反國年三十有六卒時不過四十有二安得謂之老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取於賈無子烝於齊

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取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獻公烝父妾在武公卒後據叔向云生十七年則文公之生當在獻之五年其奔狄當在獻之二十二年

據十二年諸侯年表

世家所述則獻公生重耳在武公十九年

年表武公在位三十九年

反前

於申生二十餘年其誣不已甚乎鄭注大宗伯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殷同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政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大行人注同昭十三年左傳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不云年限

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謹按左氏所說皆諸侯自相朝聘之法與周官之法無與以周官全經攷之諸職所云會同皆巡守之制地官鄉師大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牛人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司市凡會同市師帥賈師而往治其市政稍人若有會同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廩人凡邦有會同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夏官司弓矢凡會同頒其弓弩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惟巡行方岳故有兵車輦輦糧食之備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市納賈故市師帥賈師而往若僅在國外則近郊三十里遠郊五十里一日至一日會一日歸委人自有郊里之委積何須治其糧與其食春官大祝大會同造于禰宜于社

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攷工記玉人則云大璋中璋邊璋七寸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夏官校人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此其證矣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又曰王殷國亦如之殷國卽殷同天子十二年一巡守因巡守而見諸侯故曰時見至方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曰殷見大宗伯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掌客王巡守殷國皆因巡守而殷見注乃云王不巡守乃殷國似未協覲禮於饗禮乃歸下更端言之曰諸侯覲於天子此因覲於京師而兼載覲諸侯於方岳之禮末云祭天燔柴卽堯典至於岱宗柴祭山五陵升祭川沈卽堯典望秩于山川若諸侯四時來朝將幣三享皆於廟無爲壇於國外之禮亦無祀

方明之禮

文公

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杜注曰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在閔上故曰逆祀正義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逆者二公位次逆非昭穆亂也魯語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卽爲昭穆假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何注曰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猶以

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稱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范注禰僖公祖莊公

徵曰毛氏奇齡曰凡先入禰廟卽於新君爲之父而繼入祖廟則於新君爲之祖是以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就廟次則閔僖爲君臣爲父子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僖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然者何休爲兄弟不分昭穆惠南向則隱桓皆北向莊南向則閔僖皆北向非也南向北向就合食言之合食之次卽東西分宮無二次也休但以合食論不知於廟位有大戾者孔氏公羊通義曰僖之先閔不直以臣越君乃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文公當禰僖而祖閔俗儒惑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九
三
廟名爲人後者後其廟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又曰凡新主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王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王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必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徐邈云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祀不及祖禰此妄之甚者兄弟六人相代亦六世祀祖禰卽如其言六人各自爲昭穆是爲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世終無後也大詔謹按昭穆者子孫世序之名不可通之於廟又不可通之於廟主祭統記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又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

與昭齒穆與穆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所謂齒者謂於世次之中各自爲序非謂弟三世之昭得與弟一世之昭相齒也惟爲子孫世次之名故左傳云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也武之穆也昭穆與宗法相繫昭穆分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子孫之所自出秩然不紊故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奠繫世辨昭穆魯語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又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皆指子孫世敘而言若廟之稱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不聞稱昭廟穆廟聘禮賜饗唯羹飴簋一史若昭若穆此昭穆皆謂其禰若或也此使者於世次爲昭則其禰爲穆於次爲穆則其禰爲昭故曰或昭或穆鄭注父在祭祖父歿祭禰則以昭穆爲祖禰非也古者世卿父在子安得爲卿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九
而出聘鄰國乎王制云三昭三穆亦指其世次而言雜記曰
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又曰
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所云昭穆亦
謂其世次也孫居昭行則其祖亦昭行孫居穆行則其祖亦
穆行非廟也否則大夫三廟安得有高祖之廟而祔而朱子
說廟制云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遷
則昭者不動按如朱子說可通於廟位之左右不可通於合
食之南北天子七廟當武王時后稷爲始祖東鄉高圉祖紺
王季南鄉西上亞圉大王文王北鄉西上至武王入廟高圉
祧自當以亞圉南鄉以次遞移乃於世及之序正若拘於廟
之昭穆則武王當與祖紺王季南鄉而文王返北鄉不幾於
逆祀乎且何以處三廟之制大夫祀禰祖曾不及高祖其制

當皇考廟居中祖考廟考廟列左右至弟四世之主入廟時
曾祖當祧則居左者入曾祖廟而居右者當移左此廟制昭
穆一定之說不可通也惟其爲子孫世序之名故南鄉者可
稱昭北鄉者可稱穆卽有如孝王以叔父繼兄子孝王時奉
懿王爲禰廟孝王崩懿王子夷王復立當奉孝王爲禰廟而
夷王爲祖廟其合食於大廟則康穆懿三王南鄉昭共孝三
王北鄉孔氏謂祖禰皆廟名後者後其廟其義郅通禮新主
入必於禰廟故襄十三年左傳云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
從先君於禰廟者杜云從先君代爲禰是也以上祖曾高以
次遞遷此一定之序天子諸侯承大統非如大夫士必以支
子後大宗故以兄繼弟可以叔父繼兄子亦可以孫繼祖亦
可以叔繼兄子奉兄子爲禰廟又何疑於僖之禰閔與文之

祖閔乎推之兄弟四人相及如殷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王齊之孝昭懿惠四公皆兄弟也小乙子武丁立則禰小乙祖小辛曾盤庚高陽甲陽甲以上入於祧廟此不易之常萬氏斯大勛爲同堂異室之說以兄弟相及者同廟則有如商齊四人相及將一廟而有四主非禮所云廟無二主也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如兄弟同昭穆者同廟隱固兄也當稱隱宮不當舍隱而言桓知隱與桓閔與僖同廟之說何注亦未足據蓋昭穆者子孫世次之常祖禰者親廟相承之統父子不可易祖禰不可越非世次而繼統者稱曰嗣王某嗣侯某不得稱孝王某孝侯某正其名也唐宣宗穆宗弟而敬文武三宗之叔父也禮院奏於穆敬文武四室稱嗣皇帝於禮合所謂爲人後者後其廟也明乎此而繼統之義嚴而倫序之

名正魯語所云非昭穆也卽非世次也三傳義同學者失之又按此禮專論天子諸侯不得通之大夫士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何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孔氏通義曰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旣後歸父則當祀歸父於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何氏乃訾其亂昭穆之序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豈皆以父母稱之乎按說仲嬰齊者多異義萬氏斯大曰春秋同時有二嬰齊一爲仲遂一爲叔肸子法皆當書

公孫嬰齊卒然不知何者爲仲氏嬰齊何者爲叔氏嬰齊冠之以氏曰仲嬰齊叔氏嬰齊則從其恆稱然後兩公孫嬰齊不至無別毛氏奇齡曰歸父自有子卽子家羈季孫曰子家氏未有後則嬰齊未嘗爲歸父後必待子家羈爲卿而後後之是嬰齊未嘗以歸父爲父歸父未嘗以嬰齊爲子甚明徐氏乾學曰穀梁傳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注云人之子謂歸父子是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子家羈注莊公元孫見昭五年傳注子家歸父字歸父莊公孫羈以王父字爲氏故爲元孫是歸父自有孫不必以弟嬰齊爲後然則嬰齊孰後後仲遂耳書仲嬰齊者以父字爲氏也大詔謹按此三說者各有所據孔氏申公羊義於禮不協喪服斬衰章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傳

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古者世卿其仕者惟宗子一人無後不但其先祀絕并宗法亦散而無紀故必爲之立後非若後世無子卽立也天子諸侯盡臣其諸父昆弟臣子一義故繼統者不論世序大夫僅收族故以族之支子後之必以支子者小宗適子各自爲宗以適子爲後則是奪其宗也故適子不得後大宗此立後之義也無子而立後後此死者也有罪出奔而立後後其先祀也故臧紇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者宣叔文仲也歸父出奔安得爲歸父立後知公羊說失之矣至孔引喪服小記三語尤於經悖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正義曰爲殤後者謂宗子爲殤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

得後此殤者爲子以其父無殤道故以兄弟之服服此殤上以
正義殤無爲人父之道爲後者以大宗不可絕故云爲殤後非
爲殤者子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
其倫代之正義以其倫代之者各以其服服之義與此同服
以兄弟服明不與殤者爲子此卽弟不後兄之證記又曰祖
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此論適孫承重故正義曰適孫
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大韶
謂爲祖母後者三年猶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三年蓋祖父
在卽適孫承重爲祖母亦齊衰期祖父卒乃三年此與喪服
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例同與此事有何關涉而蔓引乎
記又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大韶按爲
慈母後者卽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

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爲母子死則喪之三年如母是也此
是父命不得概之於庶母更不得例之於祖庶母妾無子不
得立後故父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爲子命妾子之無母者
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
母必待父命乃得爲母子故傳申之曰貴父之命也至小功
章君之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
加也蓋士爲庶母總大夫以上於庶母無服此言以慈已加
則服總者加至小功同一慈已者一爲之疏衰三年一爲之
小功則命與不命之別也故鄭注疏衰章曰不命爲母子則
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是庶母之慈已者小功不慈已則總以
慈母之例推之於庶母已與經違況以己之妾子爲己之妾
母後是大亂倫敍此記人之失不可爲典要孔又曰不以父

母稱之按喪服傳明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父母稱之而何稱總之大夫士與天子諸侯異僖可以後閔嬰齊不得後歸父公羊云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據宣十八年左傳曰公孫歸父欲去三桓而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使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是季孫怨歸父之將去三桓無辭以罪託於遂之殺子赤耳於歸父有深讐於仲遂則黨惡不得謂傷歸父以時勢論之嬰齊後仲遂不後歸父較然明著不然左傳何得云子家氏未有後定元年傳蓋羈者歸父子徐以子家羈爲歸父孫據穀梁與人之子一語耳子以父字爲氏羈氏子究之其子何名無文以證則以羈爲歸父子者是家猶彌牟氏子南耳隨父奔齊後還魯事昭公未爲卿以

有嬰齊後仲氏也故意如日子家氏未有後吾欲與之從政公羊則云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公羊無歸父欲去三桓一節故以逐歸父爲臧宣叔事然內大夫出奔而立後者如逐叔孫僑如而立其弟豹成十三年逐臧孫紇而立其弟爲襄二十三年未嘗以豹後僑如以爲後紇何獨嬰齊必爲歸父後卽魯人惡襄仲而傷歸父則召歸父於齊可也否則歸父自有子何必嬰齊此公羊傳聞之失知此而弟無後兄之義明大夫不得同於天子諸侯之禮亦明又按春秋時廟制有不得以禮律者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言

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杜預注左氏曰桓僖親盡而廟未毀大韶按廟制一定諸侯立國卽建五廟以次遞遷桓僖親未盡時卽此四親之廟親盡則遷其主人太廟夾室穀梁所云改塗易檐者以新主將入禰廟因而新之耳無易一主毀一廟之禮何云復立何云未毀江氏羣經補義曰諸侯五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弟相及則祧遷不得爲常制禮有以通其窮兄弟而相及者當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遷旣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並祧魯桓僖皆兄弟相及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祧遷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也僖之廟其卽闕宮與僖以兄繼弟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漢文帝生而立顧成廟亦此類也此兄弟別立之禮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

依世次之常計隱桓之祧當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之祧當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邑有德於季氏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所以猶存於定哀閒其始因兄弟繼立權宜立廟不意末流至此他國亦有兄弟相及者魯襄公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萊宗器於襄公襄至靈有八君如五廟之數當遷已久考其實襄與桓兄弟爲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一世靈公禰頃祖惠而桓公其曾祖僖公其高祖襄與桓曾祖行宜襄廟之未毀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別立一廟而靈公時齊當有九廟也按江此說亦屬臆測昭二十二年單子劉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傳曰盟百官於平宮定七年傳王入於王城朝於莊公平至景歷十二王莊至

敬歷十一王自平以後無兄弟相及者平莊又何以不祧此
後世之末失不足以證禮以孔氏通義說爲正

宣公

十五年初稅畝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注履其餘畝復十
收其一公羊曰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時宣公無恩
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
者取之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所謂十而稅也廬舍
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
井田穀梁曰古者十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
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
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譏公之去公田而履畝
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

盡取焉徐邈曰除公田之外又稅取私田之十一也

徵曰春秋書初稅畝者譏始去公田也三傳義同孟子說井
田之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而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
此謂平土可以爲灋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潭鹵之地各以
肥磽多少爲差又曰周室旣衰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
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甫田正義駁曰言
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
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
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
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爲同養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

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
百畝孟子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注匠人
據之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甫田正義申曰言什一者據通
率而言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
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國中言什一乃云使
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一中爲賦故鄭云通其
率以什一爲正若爲什中賦一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
謹按九一者九中稅一也如班說公田僅八十畝八家各受
田一百十畝是十一中稅一正義駁之是也至申鄭義以九
合十一爲二十夫似非九一爲九中之一則十一爲十中之
一非以十一爲數而稅其一也萬氏斯大曰據趙注孟子周
人耕百畝者徹去十二畝以爲賦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是周

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十而不收
餘畝之稅按萬說非也司馬法畝百爲夫九夫以地言非以
人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明以百畝統爲公田孟
子明言八家安得云分之九夫然則助法九中稅一貢法十
中稅一助法重於貢法魯去公田是輕其賦矣非也周法貢
助兼行而貢法必多於助法何則田之可井者必平疇沃壤
班云平土可以爲法者是也若山林藪澤不能截然方整則
以貢法通之襄二十五年左傳楚蔣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
澤辨京陵表漳鹵數彊潦規偃豬町原防收隰皋井衍沃要
注山林九度而當一井藪澤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七辨而當
一井漳鹵六表而當一井彊潦五數而當一井偃豬四規而
當一井原防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二牧而當一井衍沃畝百

爲井九夫爲井小司徒授田之法有不易一易再易三等者
舉其中傳言九等者該其數是井田必衍沃之地故九中稅
一若不可井者則併其畸零以授不能拘一夫之數視受田
之多寡使自賦其十中之一此貢助所以並行也然而大田
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下急上也見漢書蕭望之傳鹽鐵論取
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和浚發爾私上讓
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古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
故先公而後私穀梁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責民之不急上
也至後世如班所云上下相詐民有私而忘公於是并公田
而去之與貢法之自賦者同十一而稅而助法亡春秋所以
書初稅畝杜預徐邈並云於公田之外又稅十一說非是

王先生宗涑

王宗涑字倬甫嘉定人諸生究心經學嘗以古時車制向無圖
說自戴氏震作攷工記圖後程氏瑤田阮文達元相繼撰述精
益求精然攷證不同得失互見因取輪人輿人輶人車人四職
之文於鄭司農及各家舊說其未能詳盡者則爲之攷有涉舛
誤者則爲之辨成攷工記攷辨八卷以期實事求是焉皇清經解續編
攷工記攷辨自序

乘車之圖漢代多刻於碑石初未有說也其圖而兼說者惟宋
聶氏之三禮圖爾然皆略具車之形狀未有將輻轂輪輿輶衡
軸轆一一分而圖之而說之者有之自近儒東原戴吉士之攷
工記圖說始厥後易疇程徵君伯元阮相國繼有撰述竝祖吉
士精益求精而不必盡同也及攷之於記得失互見因玩輪輿
輶車四職之文兼綜鄭戴程阮之說佐以經典別成攷辨八卷

務期實事求是以存古制於放失之餘故凡徵引諸家是者存之誤者訂之亦猶戴之不盡同於鄭程之不盡同於鄭戴阮之不盡同於鄭戴程也豈好與前賢駁難哉

朱先生緒會

朱緒會字述之號燮亭上元人道光壬午舉人以大挑知縣分發浙江補孝豐縣署武義秀水嘉興等縣二十九年大水朝廷頒內帑給振先生宣揚德意紳民樂輸於是有野蠶成繭之瑞轉台州府同知晉知府未第時與陳宗彝金鼇往還最密每日晡同游書肆日有所得互相攷訂不少倦生平著述甚富有論語義證爾雅集釋續棠陰比事皆經亂散失其刊行者開有益齋經說五卷讀書志五卷續一卷梅里詩輯朱氏家集又有中論注曹子建集考異續宋文鑑金陵舊聞金陵詩匯昌國典詠

北山集

參江寧府志棠陰比事自記

開有益齋經說

于今五邦

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疏引鄭康成注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釋文引馬季長注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與鄭同王肅好與鄭異獨此五邦無異說證以書序知漢魏諸儒所見同也東晉僞孔傳不數商邱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孔冲遠爲僞孔作疏曲爲之說以駁馬鄭然馬鄭之注轉賴釋文正義以傳盤庚三篇其首篇疏言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是亳不能充五遷之數疏亦不能曲爲之諱蔡傳謂下文今不承於古以文勢考之則盤庚前當自有五遷其駁孔傳甚確此僞孔傳之不可從一也

蔡傳既駁偽孔惜不能遵馬鄭舊說又誤據史記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蓋不知邢卽耿之異文如果祖乙兩遷則史當云祖乙遷於邢復遷於耿或云遷於耿又遷於邢何以僅有遷邢之文不復云耿司馬貞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史記正作祖乙遷於耿卽小司馬所見之本杜佑通典曰祖乙遷邢丁度集韻上聲三十九耿收邢字云地名通作耿十五青亦收耿字云耿明白也楚辭吾所陳之耿著此耿邢相通之證羅泌路史國名紀亦謂耿卽邢駁史記先耿後邢史記並無先耿後邢之文邵康節皇極經世始云祖乙圯耿徙邢鄭樵通志三王紀踵其謬金履祥通鑑前編遂云祖乙元祀圯於相徙都於耿九祀圯於耿徙都於邢

又與竹書不盡合此史公所不言仁山何從得之近世顧祖禹方輿紀要又云耿爲山西河津縣邢爲直隸邢臺縣水經汾水西逕耿鄉城北酈注曰盤庚遷耿此盤庚乃祖乙之謫至濁漳水逕鉅鹿不云祖乙遷邢元和郡縣志亦無祖乙遷邢語此蔡傳分耿與邢爲二不可從者二也元鄒季友蔡傳音釋不從遷邢之說引程伯圭云五遷謂西亳南亳囂相耿舍商邱而言西亳南亳又爲皇甫士安所惑書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康成注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續漢志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祠又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所謂殷者亳之別也皇甫謐始創爲三亳云穀熟爲南亳卽湯都蒙爲北亳卽景亳湯所受命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不知立政三亳版尹康成謂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

邑其長居險故言版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成湯盤庚時
安得有西亳南亳北亳之分且蔡傳以僞孔數盤庚遷亳爲非
謂盤庚前自有五遷鄒氏反取世紀盤庚西亳加於湯都南亳
之上更爲先後倒置此鄒季友音釋之不可從三也羅泌路史
據竹書紀年云祖乙二年圯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
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于奄歷陽甲而盤庚自奄遷于北蒙
曰殷所謂五邦合囂相耿庇奄顧炎武亦用其說然庇地古無
所考徐文靖統箋謂邢與庇當是一地引世紀紂自朝歌北築
沙邱臺在鉅鹿東北括地志在邢州平鄉無一言及庇文靖以
爲史記祖乙遷邢當卽庇商時未有邢國周公子靖淵始封邢
但謂商時謂之庇殊爲武斷元和郡縣志邢州古邢侯之國邢
侯爲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自是鄂侯徐廣云一作邢音于

李吉甫訛邢爲邢亦無商時庇國之語南庚遷奄亦無他證書
序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左傳祝鮀曰因商奄之民命
以伯禽郡國志魯國卽奄國經史言魯者但云少皞都于曲阜
從無南庚都奄之語且囂相耿俱見書序庇奄則汲冢之孤文
猶之舜囚堯太甲殺伊尹爲經史家所不道此羅泌之不可從
四也夫康成五邦以商爲首馬融云商邱世本契居蕃昭明居
砥石闕伯居商邱荀子成相篇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邱襄九
年傳闕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杜預注辰大火爲宋
星商邱在宋地釋例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在梁國睢陽縣是
馬曰商邱鄭曰商無異地括地志宋州城古闕伯之墟卽商邱
太平寰宇記虹之西北有故相城卽相土居若衛成公自楚邱
遷於帝邱夢康叔曰相奪予祀杜注相居帝邱今濮陽由顓頊

所居故曰帝邱此夏后仲康之子帝相與閼伯之子相土顯爲兩人宋商邱主火衛帝邱屬水玄枵之次一曰顓頊之虛顯然兩地酈道元瓠子河始誤以顓頊閼伯相土昆吾衛成公五同居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謂出於帝王世紀之謬孔疏不用商邱者謂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當遠數居亳之前誠如斯言則湯當以亳爲有天下之號不當以商爲有天下之號有是理乎至謂湯必不自商邱遷亳此泥於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之文王鳴盛尙書後案云時代既遠八遷可考者惟四安見相土遷商邱之後不又遷他處其後又復遷商邱而湯承之耶此以知馬鄭之不可易也

在武丁孫子

頌先祖必及其孫子言孫子之能繼功德正歸美祖宗之義武

丁之後有祖庚祖甲皆賢王也商頌玄鳥篇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鄭箋謂武丁孫子有武功王德其說精確不易毛但訓武丁爲高宗王肅好與鄭異遂謂武丁之爲人孫子孔冲遠惑於王肅誤以爲述毛謂武丁善爲人孫子其說迂曲難通呂東萊讀詩記朱紫陽詩集傳魏了翁毛詩要義皆從鄭說謂武丁之孫子是也曾子固譏鄭箋之失謂武王卽成湯前後俱美成湯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云成湯功業上文述之已詳此詩本祀高宗不應無一語稱揚武丁則子固之譏鄭非矣難鄭者莫若嚴粲詩緝其辨曰武丁後世無顯王况孫子祀其先王不應自誇其武德嚴氏何不考之甚乎周公作無逸高宗之後卽稱祖甲云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周公

之稱祖甲如此豈得謂武丁後世無顯王乎嚴氏解詩何不讀無逸之篇乎豈周公之言不足信乎據書之無逸知武王之後有顯王則鄭箋之不可駁一也史記帝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帝祖庚崩帝祖甲立是爲帝甲玄鳥祀高宗武丁崩始合祭於契之廟迨祖己專立高宗之廟則非獨祫祭於太祖禘於羣廟而已據此知玄鳥之詩必作於祖庚祖甲之時武丁之孫子卽指祖庚祖甲鄭明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乃嚴氏疑祀高宗者自誇其武德謬矣則鄭箋之不可駁二也無逸祖甲康成以爲武丁子帝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帝祖甲以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康成此注必本古說乃王肅從而亂之以祖甲爲太甲非特世次顛倒且太甲稱太宗未聞稱祖太甲

在位十二年亦非三十三年王肅妄造此語晚出僞書孔傳因之附會與肅解詩不以武丁孫子有武功王德同出一喙據此知王肅有心異鄭游談無根則鄭箋之不可駁三也且武丁之孫子其武功王德更有可考者竹書紀年祖庚元年丙午王卽位居殷作高宗之訓祖甲元年王卽位居殷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祖紺史記誣以淫亂殷道復衰不若竹書之得實據此知武丁之伐荆楚與祖甲之征西戎其武功王德同爲顯赫豈得謂武丁後無顯王併無武功王德乎則鄭箋之不可駁四也或曰祖庚祖甲皆賢君矣然皆武丁之子非武丁之孫帝甲之子廩辛廩辛之弟庚丁無所表見詩何不云武丁之子而云武丁孫子乎抑知詩有明言某之子孫如后稷之孫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者是有泛言子孫如宜

爾子孫子孫保之子孫千億子孫繩繩者是至概言孫子乃約舉之詞猶皇矣曰施于孫子既醉曰從以孫子皆歸美祖宗之義耳且大雅文王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鄭箋云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大雅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與商頌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語句正同使如王肅之說將謂文王爲人之孫子乎使如孔申王肅之說將謂文王善爲人之孫子乎則鄭箋之不可駁五也若夫那祀成湯三言湯孫鄭箋謂烈祖爲湯湯孫爲太甲確不可易毛傳湯孫奏格湯孫之將俱無訓獨於此湯孫訓湯爲人之子孫不釋於初見而釋於再見疏謂舉中以明上下解經從無此例疑爲王肅竄入之語王肅以經三湯孫俱云湯爲人之子孫以爲終篇述湯生存之事與詩序祀成湯義大相乖刺且烈祖祀中宗云湯孫之將殷武

祀高宗云湯孫之緒肅又將何解乎孔疏不駁王肅釋那詩湯孫之謬轉援以武丁爲人孫子之證是非可謂倒置據此知湯孫爲湯之孫卽武丁孫子爲武丁之孫子則鄭箋之不可駁六也至於武王載旆毛以爲湯鄭箋云有武功王德亦指湯言非有異義湯曰吾甚武武丁亦稱殷武何武丁之孫子獨不可言武乎高郵王氏謂武丁武王上下倒易當作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非不言之成理惜無左證且謂毛傳已據誤本其不誤之本於三家詩亦無所徵近人作詩毛氏傳疏又謂武丁孫子猶孫子武丁倒文就韻其說近陋然則解詩者遵高密之正軌不必揚王肅之頹波也

月令五藏分配五行

五藏分配五行有二義古尙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今

尙書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权重五經異議主古尙書其作說文則兼存今說高誘注呂覽淮南則先主今後附古鄭君駁異議則專釋月令據牲之五藏所在當四時之位若五行所生主五藏則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夏侯歐陽之說用醫治之書行實爲驗故其所配是也叔重五經異義據禮記月令謂五時自相得鄭君駁之曰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辭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肝後心肺冬祀行其祭也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肝腎脾俱在鬲下肺心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此義不與行

氣同也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較禮疏爲詳備今注疏本腎脾在鬲下肺心肝在鬲上按八十一問云五藏俱等心肺獨在鬲上何對曰心主氣肺主血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相隨上下故曰營衛故令心肺在鬲上據此知蕭吉所引心肺在鬲上是肝無鬲上之文較孔疏以心肺與肝俱在鬲上爲勝耳鄭君又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考周禮醫師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鄭君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賈公彥云此五藏寒熱等據月令成文而說及其醫方之術心屬南方肝屬東方肺屬西方脾屬中央腎屬北方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以益五藏爲九藏所謂參之以九藏之動素問肝者魂之所居陰中之小陽故通春氣心者生之本神之所

處爲陽中之大陽故通夏氣脾者倉廩之本名曰興化能化糟粕轉味出入至陰之類故通土氣肺者氣之本魄之所處陽中之少陰故通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所處陰中之太陰故通冬氣皇甫謐甲乙經云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日甲乙心爲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脾爲牝藏其色黃其時季夏其日戊己肺爲牝藏其色白其時秋其日庚辛腎爲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所謂醫治之書用行實爲驗此鄭君之左證翼奉云肝性靜甲乙主之心性躁丙辛主之脾性力戊癸主之肺性堅乙庚主之腎性敬丁壬主之則又不獨醫術爲然也至若叔重用古尙書說非獨古尙書也揚子雲太玄經太玄數第十一三八爲木爲春藏脾四九爲金爲秋藏肝二七爲火爲夏藏肺一六爲水爲冬藏腎五二爲土爲四維藏心晉范

望注脾藏色青故在木肝色黃金之精者亦黃故金藏黃肝肺之爲言數象火敷揚故火在肺腎色黑心在中央故藏於土子雲深於象數準易以作太玄此許君之所本至其作說文心字下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舉此爲例則肺當云火藏也博士說以爲金藏脾下當云木藏也博士說以爲土藏肝下當云金藏也博士說以爲木藏今本說文有脫字肺火藏誤作金元應一切經音義引作火藏段氏注補正之是也叔重於心字不廢火藏之說所云博士卽歐陽夏侯尙書也高誘呂氏春秋注祭先脾曰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夏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祀之肉先進肺用其勝也一說肺火自用其藏也秋祭先肝曰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也故先進肝一說肝金也自用其藏也冬祭先腎曰腎屬

水自用其藏也中央土祭先心曰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
所勝也一說心土自用其藏也注淮南子時則訓略同高氏前
說用歐陽夏侯後說與古文尙書同考白虎通情性云肝木之
精東方者陽也肝象木色青肺金之精西方金肺象金色白心
火之精南方心象火色赤腎水之精北方水故腎色黑脾土之
精脾象土色黃又五祀篇云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
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
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
不得食其所勝據此高誘前說證以班固而愈明均可以補康
成之注後說則用古尙書自用其藏卽叔重所云五時自相得
也白虎通言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鄭君中庸注木神仁金
神義火神禮水神信土神智俱本孝經援神契春秋元命苞若

毛公傳說及京房以土爲信水爲智其說不同耳漢藝文志五
行三十一篇六百五十二卷今存者無一焉惟隋蕭吉五行大
義五卷日本佚存叢書尙有傳本第十四論雜配分爲六段四
者論配藏府最爲詳覈康成駁五經異義此條全文亦賴以傳
引管子醫書越記河圖樂緯道家太式而不取揚子太玄經則
蕭吉以鄭義爲長然高誘淮南呂覽注足以輔鄭亦解經者所
必考也

母出九門

月令季春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餽獸之藥毋出九門鄭康成注
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呂
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則云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
在尙生氣明餽獸之藥所不得出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戒之

淮南子時則訓高誘注亦同然高氏所云九門特康成所云城門耳天子城十二門月令但云九門高氏遂去東方三門定爲九門亦望文生義元吳澄禮記纂言不從康成之注小變高氏之說云東西南北各三門則十二門而云九門者南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日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日禁爾案何休公羊傳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謂三面有臺南方無臺耳此諸侯之制若南門爲正門禁置罾等物經無明文然則高氏吳氏各執其說平日不得出者爲東方三門耶爲南方三門耶皆遷就九門之數故其說牴牾而不合耳若東爲發生南爲正陽月令但云毋出六門可矣何必曰九門乎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鄭康成注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賈公彥疏謂甲乙丙丁之屬十

月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王城面各三門以通十二子是天子十二門康成注之最詳不以此注月令者十二門不可言九門也故以此十二門當九門之一統謂之曰城門康成九門由近及遠始曰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者闔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司農曰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後鄭云雉門三門也或疑路門至臯門皆宮室所在非田獵之地孔冲遠云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况禁令之施必由近以及遠故不得遣此五門闔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彼禁其入此禁其出也繼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者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此城門之證載師任近郊之地任遠郊之

地杜子春謂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士師正歲帥其屬而
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康成注去國百里爲郊郊外謂之野鄉士
掌國中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遂士掌四郊鄭司農云
謂百里至三百里鄉老注鄭司農云百里內謂六鄉外爲六遂
遂人注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
里外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書序費誓東郊不開孔疏
謂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言諸
侯則天子郊亦有門可知言近郊則遠郊亦有門可知此近郊
門遠郊門之證司關康成注關界上之門賈公彥云王畿千里
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故云關界
上門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康成注謂自外來者司關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

司市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又門關用符節注司門司關太
宰關市之賦賈疏王畿四面皆有關門曲禮入竟而問禁孔疏
竟界首此關門之證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一曰宮禁三曰國
禁四曰田野禁康成九門實兼宮國野三禁義意周市非止禁
城門也若城門之外有郊門更有可證者郊門卽郭門也量人
營國城郭掌固掌修城郭春秋隱七年宣九年定六年皆書城
中城說者以爲內城是內城之外又有郭左傳隱五年伐宋入
其郭僖十二年諸侯城楚邱之郭定八年攻麋邱之郭周書作
雒郭方七十里說文郭郭也城外有郭郭必有門說苑孔子入
齊郭門知作韶樂卽郊外有門之證郭古作亭亭說文度也民
所度居从◎象城亭之重兩亭相對漢典略十二城門門一亭
此城內亭若城外之亭相對知郭亦有十二亭是亦十二門鄉

遂皆有地域近郊如此遠郊可知據司關界首面置三關亦十二門則天子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皆十二門可知豈得謂城門外無門乎况山虞林衡迹人皆遂人遂大夫遂師之屬鳥獸萃止豈郭門外六遂之地門獨無禁乎詩免置施于中達爾雅九達謂之達左傳隱十二年及大達桓十四年焚東門及九達莊二十八年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達路皆城中之道此城中平日有置之證又云施于中林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牧牧外謂之林此郊外有置之證也若如高誘吳澄之說豈置罟羅罔等物皆在城門內之物禁其不得出城而已如近郊有此物可聽其出遠郊乎遠郊有此物可聽其出關門乎此其說不可通者也月令又云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此九門亦必依康成所釋禮季春出

疫于郊以攘春氣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若用三方九門之解將東三門無讎乎抑南三門無讎乎更爲經典所不載矣故曰康成月令九門之注非呂覽淮南高誘注所能及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九終

清儒學案卷二百

諸儒學案六

朱先生右曾

朱右曾字尊魯嘉定人道光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爲安徽徽州府知府以憂歸服闋補貴州鎮遠府調遵義府值楊鳳倡亂先生堅守五閱月以失屬邑斥罷及圍解復官尋卒先生覃思著述精於訓詁輿地之學以逸周書孔晁注疏略乃集諸家之說爲周書集訓校釋十卷不曰逸周書亦不曰汲冢書復漢志之舊題也又以竹書紀年亡于北宋不知何時何人依託爲之錯雜難言乃廣搜故籍得三百五十四條爲汲冢紀年存真二卷附周年表一卷又著詩地理徵七卷陳南園爲毛詩

天津徐世昌

傳疏於其精當處引用頗多春秋左傳地理徵二十卷據杜氏地名譜而進退之著國邑山川名一千二百八十一闕者二百二十六考其封域詳其兼并而繫以漢及今之郡縣輯服氏解誼三十卷兼取劉歆賈逵鄭眾之說又有後漢書郡國志校補穆行堂隨筆春暉軒古文吟草

參史傳 嘉定朱氏遺書

周書集訓校釋序

周書稱逸昉說文繫之汲冢自隨書經籍志隨志之失先儒辨之不一而逸無以別于逸尙書故宜復漢志之舊題也其書存者五十九篇并序爲六十篇較漢志篇數亡其十有一焉注之者晉五經博士孔鼂每篇題云某某解弟幾此鼂所目也舊但云某某弟幾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弟五十三可證也唐初孔氏注本亡其二十五篇師古據之以注漢

志故云今其存者四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其三故今孔注祇有四十二篇也然晉唐之世書有二本孔氏解克殷荷素質之旗于王前云一作以前于王解大武三擯厥親云擯一作損李善注文選邱中云周書邱一作苑劉知幾史通云周書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所闕佚與師古說殊唐書藝文志汲冢周書十卷孔鼂注周書八卷二本並列尤明徵也其合四十二篇之注于七十一篇之本而亡其十一篇者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後矣嗟乎自周至今殆三千載苟獲碎金殘石于瓦礫之中尙寶之如拱璧山海經之謬悠穆王游行之荒唐僞紀年之杜撰尙有犖覃綴緝之者況上翼六經下籠諸子宏深質古若是書者乎漢志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道家有周訓十四篇皆不傳傳者唯此儒者顧不甚愛惜任其脫爛或又從

而觝排之甚矣其專己而蔑古也愚觀此書雖未必果出文武周呂之手要亦非戰國秦漢人所能僞託何者莊生有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一二三四是也周室之初箕子陳疇周官分職皆以數紀大致與此書相似其證一也克殷篇所敘非親見者不能高誓度邑皇門芮良夫諸篇大似今文尙書非僞古文所能彷彿其證二也僂引是書者荀息引武稱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見戰國策田軫引大匡勇則害上不登于狼曠明堂見左氏文二年傳魏絳思危見左氏爲陳軫章襄十一皆在孔子前其證三也夫酆保爲保國之謀武稱著用兵之難常訓之言怪文酌文傳之言政俱不悖于孔孟而說者或謂爲陰謀或譏其僂戾嗚呼豈知是書者哉抑又考之春秋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當周平王時周史辛甲之裔世職載筆或其子適晉以周之典籍往未可知也

觀太子晉篇末云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亦似晉史之辭

六國以後書始廣播墨翟蘇秦蔡澤呂不韋韓非蒙恬蕭何之

倫蘇秦引和寤縣縣不絕四句韓非引寤傲無虎傳翼四句餘詳逸文以及伏生大小戴太史公

時時節取此書意其時學者誦習亞于六藝故劉歆班固列之

六藝書九家中未嘗以孔子刪定之餘夷之諸子雜家之例姜

士昌曰邱明以博物君子臣素王以垂不朽誦法素王者不能

舍左氏故諸家訓詁犁然甚具周書辭特深奧流俗畏難好易

不復孳數愚嘗味乎其言覃思久之夫孔注疏略且多譌闕餘

姚盧文弼集諸家校訂間有所釋但恨其未備嗣又得高郵王

氏念孫海寧洪氏頤煊之書校定正文及其義訓乃不揣鄙陋

集諸家之說仍是刪違申以己意一攷定正文如文酌樹惠不

癥癥譌爲癥羅匡企不滿壑企當爲金之類一正其訓詁如大

匡展盡不伊孔注曰伊惟也本儀禮士冠禮注今譌爲推武稱
遂其咎之遂當本說文訓亡大匡無播蔬之播當本楚辭注訓
棄之類一詳其名物如王會之臺卽司儀之壇矛爲刺兵非句
兵之戟作雉畫旅卽旅樹器服一篇皆明器之類凡所訓解悉
本前儒而以校訂音釋附焉爰名之曰集訓校釋屬橐於道光
丁酉又經陽湖同年丁侍讀嘉葆太倉陸孝廉麟書同里葛廣
文其仁商榷輒復隨手更定蓋再易橐矣今夏案牘餘閒念心
力之頗耗感良朋之匡正付之梓人譬左氏傳亦欲待服杜諸
儒出而論定云

汲冢紀年存真序

秦政燔書三代事跡泯焉越五百歲古文紀年出於汲縣冢中
而三代事跡復約略可觀學者錮於所習以與太史公書及漢

世經師傳說乖悟遂不復尋徒資異論越六百餘歲而是書

復亡

亡于北宋
說詳後

不知何年何人捃拾殘文依附史記規倣紫陽

綱目爲今本之紀年鼠璞溷淆眞贗錯雜不有別白安知眞古
文之可信與今本之非是哉最其大凡今本之可疑者十有二
眞古文之可信者十有六請揚權陳之晉書束皙傳言紀年十
三篇隋書經籍志紀年十二卷新舊唐書藝文志並云紀年十
四卷今本祇二卷篇目可疑一也東晉傳言紀年紀夏以來至
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杜預亦云
特紀晉國起自殤叔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
隱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本自黃帝元年至隱王十六年大半依
據史記年表體例可疑二也古文全用夏正杜預之言可據今
本平王五十一年春三月己巳日有食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

乙未王陟全襲春秋可疑三也史記正義引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本則云武乙三年自殷遷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沫不知盤庚之徙已居河北妄襲史記又杜撰遷沫之文可疑四也史記集解引紀年云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今本附注云起壬子終壬戌若然則四百三十一年矣可疑五也自來簡冊俱不詳周公薨于何年今本于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而前此成王十三年書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豈有周公尙存而魯已立廟乎可疑六也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今本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豐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顯非事實可疑七也宋鼂氏陳氏書目皆無此書而宋志有竹書三卷是亡而復輯之證可疑八也凡史記注所引田侯刻立齊桓公弑其君母梁惠成

王會齊威王于平阿齊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秦惠王薨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水經注所引鄭築長城自亥谷以南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諸如此類確是紀年古文而今本俱舛可疑九也紀年本不講書法故王季文王亦加王號魯隱邾莊皆舉諡法今本改王季爲周公季歷改文王爲西伯改許文公爲許男改平王爲宜曰可疑十也水經注引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我者晉也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二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紀年則我皆爲周文義俱失可疑十一也梁書沈約傳不言注竹書紀年隋唐志亦無紀年沈約注今本採取宋書符瑞志而託爲休文之注可疑十二也

前後四條洪頤煊說同

至于真古文之可信又可得而言焉黃

帝至禹爲世三十則知譜牒所紀闕漏甚多而舜妻祖姑契稷爲堯親弟舉可旁通一撤其郭一也禹都陽城足證孟子避舜之子二也太康羿桀俱居斟鄩卽雒汭之郭口去雒邑不遠足證周書度邑因有夏之居三也鳴條在陳留湯伐桀桀自斟鄩東出禦敵故戰于鳴條足證書序四也商世五遷囂相耿庇奄前不數毫後不連殷故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五也周武王十一年伐殷禽受故尙書泰誓序言惟十有一年足破僞古文十有三年之謬六也武王陟年五十四與周書度邑言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者合上距克殷祇闕六歲故中庸云武王末受命是闕漢儒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八十二生成王之謬說七也共伯于王位故左傳云諸侯釋位以閒王政若周召攝政不得云諸侯八也攜王爲王子余臣以其庶孽故云奸命若伯

服則幽王旣立爲天子不得言奸命九也莊子言越人三弑其君田成子十二世而有齊國稽之史記殊形參錯證之眞古文若合符節十也梁惠王改元稱王故孟子至梁稱之曰王十一也惠王六年徙都大梁故十八年桂陵之戰田忌欲直走大梁十二也惠王後元十一年楚敗我襄陵故惠王告孟子曰南辱於楚如史記則惠王初無南辱之事十三也齊威王三十六年薨當梁惠王後元十五年而後齊宣王立孟子之書先梁後齊本爲實錄史記之誤不辨自明十四也燕子之之亂在齊宣王七年足證史記荀子以伐齊爲湣王及通鑑增年之謬十五也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依三統麻則孟子去齊之歲上距克殷之年已八百餘載矣若依眞古文推較確是七百有餘十六也裨經益史彰彰若此惜乎全書之亡軼而怪向來學者

之是丹非素習焉不察也僕少讀孟子致疑于伐燕之事及觀通鑑增年求合又病其鑿空乃取史記索隱所引紀年之文排比類次而後渙然冰釋曰此非孟子之誤乃史遷之誤而唐宋以來儒者讀書之魯莽也于是廣摭故冊掇拾叢殘錄爲一帙注其所出攷其異同附以蕪說名之曰汲冢紀年存真志古之君子或亦有取乎是而教其所不逮乎

周年表序

自汲冢古文亡而夏商之年不可攷矣周之年共和以後說者多依史記共和以前率祖劉歆麻譜未有據紀年者夫紀年魏史所作未經秦火學者顧不信而信馬遷劉歆何邪其在今日散軼之餘貫洽爲難欲知真紀年之可信不得不借證于他書而亥豕之譌非鉤稽之亦莫能見如幽王以前之年司馬貞引

竹書云二百五十七年今以魯世家推之則爲二百七十五歲知今本索隱傳刻譌也何以言之國語言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又晉公子重耳以魯僖公五年出奔狄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攷魯僖公五年上距周幽王元年凡一百二十七歲合幽王之前二百七十五歲總得四百有二年除歲星積次一百四十二不盡一百十二以歲周十二除之不盡四自午至卯適合也又文王薨後十一年而克殷下至景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凡五百一十八歲故孟子曰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依索隱減去十八年不得言有餘也以此兩證知真古文定作二百七十五年矣至春秋已後太史公年表世家往往自相乖迕乃如田恆之十二世而有齊越之三弑其君魏文侯武侯之年惠王之改元稱王齊威宣二王之前卻十餘載不有竹書孰補其闕

而正其失愚故既集竹書爲古文存真又別爲周年表

徐先生薈

徐薈字彝舟號亦才六合人道光乙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擢御史出爲福建福寧府知府調補延平同治元年卒年五十三先生負經濟才道光中有請開礦助餉者因著務本論二卷凡罄辨九篇條法十四篇極言足國之要多廣前人所未備咸豐三年粵匪犯江寧以京員留籍辦理防堵事宜與六合令溫壯勇紹原募壯士數千人爲團練賊三犯東溝輒敗之堅守五年賊不得逞時有紙糊揚州鐵鑄六合之稱旣守福寧濱海之區盜艘出沒乃募勇嚴緝凡巨匪皆一一就擒暇則振興文化葺近聖書院購儲經史以教士子生平博通經史在詞館時嘗取明季福唐桂三王及臺灣鄭氏事爲小腆紀年附攷二十卷

小腆紀傳六十五卷其書博採稗官諸家之說實事求是而竊取春秋綱目之義歷五載乃成又著讀書雜識十四卷考據詳明有裨經傳他所著有周易舊注禮記彙解月令舊解異同四書廣義說文引經考明史藝文志補遺度支輯略延平春秋老子校勘記淮南子校勘記楚辭校勘記等書及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

參史傳 未灰齋文集

文集

金滕我之弗辟句當從孔傳說

金滕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傳云辟法也告太公召公言我不以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馬鄭作避謂避居東都按孔傳是也夫是時武王新崩成王方幼勝國之餘燼猶存懿親之流言復起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周公慨念先

王之業不避猜嫌討除凶醜以靖國家此所謂聖人之權也而如康成之說曰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夫公之屬黨果何如人哉成王所殺之奪其官位土地者誰哉公既避居於外不操國家尺寸之柄成王又殺其黨屬則周公方自保首領之不暇而何能作詩救其屬臣哉且成王亦何畏於公而未敢誅公也哉彼武庚管蔡乘此朝廷空虛上下危疑之際安得不肆鴟張坐守巢穴以待天誅也周書作雒解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蔡叔於郭陵斯固辟之之說也然則鴟鴞之詩何爲作也蓋公當帥師東征之時戴震主之威雖罪人伏誅而王心未悟故取子毀室之喻言之至深痛焉迨天鑒其衷風雷示警則固公之誠能格天而此三年中太公召公維持調護之功爲不

少也君奭之篇所以告召公者多痛定思痛之言故纏綿悱惻之不自己也左傳曰周公爲太宰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無居攝之言戴記踐阼之言蓋新莽時劉歆輩之所躡入夫二叔既誅成王已屆十五生子之年而公猶居攝改元此非篡而何哉說文曰辟治也鴟鴞之傳曰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蓋皆無辟居東都之言故吾於王肅之言深有取也蔡沈溺於鄭說復苦罪人斯得之言之不可通也取孔傳以足之抑所謂一孔之儒者歟

詩父母孔邇當從漢人舊義說

詩汝墳序云汝墳化道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後漢書周磐誦詩

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蓋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故汝墳之大夫猶有王事賢勞不得養其父母之歎毛鄭以免父母於害爲義韓以祿養父母爲義蓋皆賢夫婦情至義盡之詞百世之下有餘痛焉朱子集傳乃云父母指文王也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近可以忘勞夫文王之德雖深遠豈有望而忘勞之理夫婦相勉不爲利害切身之計而爲虛懸慰藉之詞此必非人情且此大夫行役事也集傳不云大夫妻而云婦人喜其君子行役則與杖杜之我心傷悲伯兮之甘心首疾義無少別彼庶人之妻胡亦乃心王室如此乎其不然乎

春秋書子同生說

桓六年經書子同生公羊以爲久無適子喜國有正左氏謂十二公惟子同適夫人之長子備禮故書向疑其義不然莊公二年至六年經書夫人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師者一書姦者屢焉春秋之例內大惡諱君夫人禽獸之行大惡也胡弗諱夫春秋之諱不書者聖人有不忍書者也春秋之書不諱者聖人有不敢諱者也齊風猗嗟章之序曰人以齊侯之子子焉穀梁傳曰時日同乎人也蓋齊魯之間臣民疑惑流言錯繆有以呂秦牛晉之事疑莊公者聖人懼是說行則我周公魯公之祀忽焉斬也詳稽舊史桓三年秋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讙夫人始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此三年中無夫人會齊侯事則子同爲桓公子確乎不惑矣故書子同生而又慮後人疑魯史於夫人會齊侯之事不盡書也故五年之中五書之頻

煩不諱則子同生以前之三年無是事而子同之爲桓公子益確乎可不惑矣牀第之言不踰闕豈故以牆茨不可道之醜播之後世哉穀梁曰疑故志之蓋深得聖人之微意也惜乎范寧楊士勛之不能發其微也

古韻東冬鍾江與陽唐通說

顧亭林曰四江古與一東二冬三鍾通爲一韻南北朝猶然唐以下始雜入陽韻亭林之說爲吳棫周德清之混淆江陽者言之亦嚴於辨古音之至意然東冬之通於陽唐者秦漢人書班班可攷實不自唐始矣顧亭林江慎修執一己之見謂此方音非字之正音也夫當時本無韻書韻卽其地之方音耳古人文章無不用音叶者蓋其文猶有古音樂之意均平之調適之以便於口之諷誦耳之聽受所謂音韻天成也古人有一行無不

本於禮有一言無不本於樂記曰行而履之禮也言而樂之樂也此之謂矣今人讀書但當就古人之書以求古人之音不必改今音以從古音如韻補集傳之鑿空而談亦不必執今音以定古音而爲廿一部廿部十七部之墨守聚訟也

潘先生維城

潘維城字閬如吳縣人初從同里夏文燾游繼受業於李四香銳爲潛研再傳弟子得聞經師緒論謂論語爲何晏所亂而何氏所采孔安國注多與說文不合知其爲僞惟鄭康成兼通古今文集諸儒之大成迺細去孔何蒐輯鄭注又采漢魏古義及近儒之說放阮文達經郭之意爲論語古注集箋十卷又爲論語考一卷附之嘗著魯詩述故羣經索隱說文索隱壽花廬偶錄草各二卷述故已軼餘未寫定又嘗以左氏傳杜氏多竊古

注爲已說而自爲說則多謬亦欲纂輯諸家說作箋命子錫爵爲之未成

參史傳 潘錫爵論語古注集箋跋

論語考

論語注解傳述諸家皇邢二家於序疏言之詳矣而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日分堯日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家語後序云孔安國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何晏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正義曰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經傳卽謂論語孝經爲傳也古文者科斗書蒼頡本體周所用以今所不識故名古文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釋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說文引狐貉之厚結衣長短右袂色字如也

文質份份不使勝食既朝服衽紳焉善射小人窮斯濫調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友誦倭以杖荷蓐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稟湯

舟皆古文也

又引論語

齊二十二篇

多問王知道

晁氏公武曰齊論

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

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

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何晏序云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

維城案鄭注但云從古齊論未

及艾軒林氏曰康成溺於章句其竄定未必審也許氏說文有

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行而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

說文逸論

語曰玉粲之瑟今其璫猛也如玉之璫又曰璫璫魯之寶玉也

孔子曰美哉璫璫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眎之瑟若也一則理

勝二則孚勝初學記亦謂逸論語之文愚謂問玉疑卽季氏篇

問玉也篆文相似維城案辭氣不似論語恐非齊論

洪氏曰或以爲齊論正義曰齊論者齊人所傳魯二十篇釋文

日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皇覽引魯讀六事正義
曰魯論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石經論語載盍毛包
周有無不同之說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
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後漢傳有遵五逆四之文
祝睦碑云鄉黨逡逡劉修碑云鄉黨遜遜如也古今人表卑湛
尾生高尾生晦厥黨童子祝佗革子成弗盼廣韻引子西彼哉
彼義切集韻引毋
爾捨瑟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何晏序云張禹本受魯論兼講
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本傳禹爲成帝師以上
好論語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鄭玄以張侯論爲本
參考齊古而爲之注伯厚長於考證故其說多足補二家所未
備而國朝諸家之說又有出其外者今彙錄之

按以下所引臧琳馮景惠棟錢大昕錢坫李惇吳棫雲姜

炳璋八家之說文多不具錄

陳先生壽熊

陳壽熊字獻青號子松吳江人諸生少孤能自樹立作座右箴
言入孝出弟之方居敬窮理之旨朝夕觀翫以自警讀書好深
湛之思與里人沈曰富同受業於姚氏椿之門又與平湖顧廣
譽友益治經學於易尤深謂虞氏變既濟之說得易微旨殫精
研思闡發其義家貧授經吳淞間誘掖如不及人漸尊嚮之咸
豐十年粵匪陷吳江先生糾鄉兵擊賊賊大至家人被害身亦
受創遂憤不欲生絕粒五日而卒年四十九先生學宗程朱闇
然自修不務表暴常言數十年檢攝此心自今日始能不妄用
又言死生之際視之淡然所著有讀易漢學私記二卷又有周
易集義周易正義舉正周易本義箋讀易啟蒙明堂圖考冬官

補亡考工記拾遺詩說參同契注靜遠堂詩文集多未刊行參史

傳吳縣續志

讀易漢學私記

卷一孟氏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內辟卦十二謂之消息卦乾盈爲息坤虛爲消其實乾坤十二畫也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夫以二卦之策當一期之數則知二卦之爻周一歲之用矣四卦主四時爻主二十四氣十二卦主十二辰爻主七十二候六十卦主六日七分爻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辟卦爲君雜卦爲臣四正爲方伯

按六十四卦皆乾坤之交易而十二卦皆乾坤之消息又陽息爲息陽消爲消消息皆主於乾故繫辭以乾坤之策當期

卦氣卽以六十四卦之爻直歲六十四卦一乾坤也說卦以乾爲君卦氣卽以乾坤消息爲辟乾坤消息一乾君也十二卦爲二氣之消息屬天故象君四正卦爲四時之方位屬地故象方伯不計四隅卦者獨用四正則餘六十卦之爻乃正得三百六十蓋以每卦六日當三百六十日之大數復各餘七分以盡五日四分日之一之零數也惠氏說殊未明備

易緯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時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間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間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次卦爲需訟此言主歲卦也參同契曰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謂需訟以下也又曰朔旦屯

直事至暮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晝夜各一卦六十卦止得一百八十日春
夏據內體秋冬當外用一卦當時本有各卦主歲之圖而屯蒙內外分之周一歲之數也
不貞丑寅故康成云屯蒙之貞違經失義是也乾坤以下兩卦主一歲後人不
知造爲反對
非古法也

按卦氣每卦直六日七分月得五卦主歲卦每爻直一月歲
得兩卦本屬兩事而主歲卦屯貞丑月蒙貞寅月之類則與
卦氣合惠氏引以爲證是也然已當分疏矣至參同契之旦
屯暮蒙又是以一歲兩卦之法用之一日之中且旦屯暮蒙
則屯蒙亦不貞於丑寅兩時卽屯以子申蒙用寅戌亦謂屯
內卦起庚子外卦起戊申蒙內卦起戊寅外卦起丙戌卽內
體外用之說是納甲法與屯丑蒙寅無干且卦氣六十卦去
坎離震兌參同契六十卦去乾坤坎離法又各異不宜引之

以滋惑亂至晝夜各一卦六十卦止直三十日依契言春夏
據內體秋冬當外用以內外卦分之亦止得六十日今乃言
六十卦得一百八十日分之周一歲之數尤誤之甚者也春
夏二句參同契之本文屯蒙之貞二句卽乾鑿度注乃不顯
言殊饌餉而屯蒙不貞丑寅之非可不贅引若上下經以反
對爲序自古云然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序卦已自言之
今執主歲卦之一說以爲後人所造不已僣耶

卷三蹇豕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仲翔曰
坤西南卦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
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
北喪朋矣說卦云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仲翔曰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
間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者也按仲翔之意謂艮本東北
之卦而消於丙當在南方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艮在中距

乾坤皆八日故甲東癸北故云艮東北甲癸之間蹇象又云蹇之時用大矣哉仲翔曰謂坎月生西南庚而終東北甲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異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窮乙喪乙滅癸終則復始故用大矣按虞注坤西南卦句下本有五在坤中四字今漏之則句無歸宿又坤西南卦是月三日出庚八日見丁之位艮東北是滅藏於癸之位艮言其方非兼其象故日月消於艮非即謂艮象消丙也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喪乙是帶言之亦非以乙癸爲東北惠氏以艮象消丙說月消於艮又以乙不可謂東北故引艮東北甲癸之間爲說不知艮可以象月消而坤不可以象月生癸爲坤藏之位而甲則乾盈之方消丙旣不合東北盈甲亦難言不利舍艮當甲癸之本位不言乃取下弦之丙距望甲晦癸皆八日以相傳合迂而難通殆無踰此

卷四抱朴子曰案玉策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

所在子午屬庚

原注震初爻庚子庚午

丑未屬辛

巽初爻辛丑辛未

寅申屬戊

坎初

爻戊寅

卯酉屬己

離初爻己卯己酉

辰戌屬丙

艮初爻丙辰丙戌

巳亥屬丁

兌初

爻丁巳

禮記月令正義引易林云

今易無之

林震主庚子午巽主辛

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案

玉策記開名經皆周秦時書京氏之說本之焦氏焦氏又得之

周秦以來先師之所傳不始於漢也

按此卷考京易也京氏得之焦延壽固已至疑正義所引易林卽焦氏易林又以玉策記開名經爲周秦時書遂以爲焦氏所師承則殊不實古凡薈萃易占之書皆曰林著錄於史志者不一安得一遇易林卽求之焦氏乎玉策記開名經今無其書惟見抱朴子而抱朴子亦不言爲周秦時書且子午

屬庚等卽今納音之法考淮南天文訓以六十甲子配五音十二律其術樸疏殆猶近古今納音法與之絕異安得指爲先師所傳乎

隨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苟爽曰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巽故大通震三世下體成巽至歸魂始復本體蠱彖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苟爽曰蠱者巽也巽歸合震巽三世至游魂皆巽也故元亨也

按八純皆飛本卦伏對卦自一世至五世迭飛他卦而本卦反伏至游魂又伏五世所飛之卦及變至歸魂下體仍飛本卦伏對卦故慈明言震歸從巽巽歸合震以伏巽說亨通之義卽所謂旁通者也所以獨於此兩卦言之者餘六宮變至歸魂本卦復歸而對卦不見惟隨下體震而仍互得巽蠱下

體巽而仍互得震其相從相合之象尤顯見耳惠氏假三世卦爲說未得其指

卷五翼奉上封事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張晏日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

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

日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日木落歸本水流歸未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日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哀也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

按此注中木利在亥水利在辰兩利字皆當作刑蓋支之有刑以三合加方位而得之水為木本木落歸本故以亥卯未合木加亥子丑水方而亥刑亥子刑卯丑刑未木為水末水流歸未故以申子辰合水加寅卯辰水方而寅刑申卯刑子辰刑辰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以寅午戌合火加巳午未火方而巳刑寅午刑午未刑戌以巳酉丑合金加申酉戌金方而申刑巳酉刑酉戌刑丑詳隋蕭吉五行大義雖亦本翼氏說而與此封事所陳不盡相比附注者不能兼通術數以彼注此說已稍曲校書者復以木刑在亥水利在辰下言盛衰各得其所故樂妄意下言樂上宜言利遂改刑為利其失愈遠而京氏易傳則又未有以支辰之刑為言者所言龍德虎刑非此刑即此封事亦無一言及於易乃惠氏徒以其申子亥卯等與

京易以三合言者相類因引為證皆不知其為說之不同而

謬合之者也

二刑字所見漢書注皆誤為利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當為刑

洞林曰義興郡丞叔寶得傷寒疾積日危困令卦得遯之姤其

林曰卦象出墓氣家囚

艮為乾墓世主丑故

變身見絕鬼潛游

身在丙午夏入辛亥在五月

爻墓克刑鬼煞俱

王戌為鬼墓而初六為戌刑刑在占故言克刑五月白虎

在卯與月煞并也

卜病得此歸嵩丘誰能救之坤上牛

以下爻見丑為牛亥為子能扶

身克鬼之厭虎煞上令伏不動

若依子色吉之尤

巽主辛丑丑為白虎金色鬼復徵以和鮮鬼及虎煞皆相

制也

案丙午世也注云身在丙午夏是以世為身也辛亥子也

丙午變從之變以扶身可以伏鬼

按遯乾宮金下艮在丑金之墓故云卦象出墓注言艮為乾墓得之至兼姤世爻辛丑說則非是變卦不論世丑又下所謂爻墓未可雜乎此而言之也春時占木王金囚故云氣

象囚注言五月申金在囚亦非五月火王則金死不止於囚
且乾宮卦本屬金亦不必舉九五申爻言也身在丙午夏入
辛亥夏字誤當作變六二丙午火爲卦身火絕於亥所謂變
身見絕午火金之鬼故云鬼潛游注於辛亥下不言火絕又
不解鬼字而復言在五月亦脫誤惠氏不悟夏當爲變而云
身在丙午夏疏矣金墓丑卦之墓爻火墓戌身之墓爻變卦
初六丑刑在上九戌戌身墓亦卽鬼墓故有墓有刑又與鬼
俱注意是其云白虎在卯與月煞并卯當從下注作丑以卦
無卯爻且丑又五月煞也林但言煞而注兼言虎者虎亦是
煞然以金囚在春言之則三月月煞在寅午戌當爲三月占
而午戌爲煞戌亦與刑墓俱也坤牛謂丑子色謂金爲丑土
之子蓋以白牛禳而救之注雖晦意亦近是惟言亥爲子能

扶身克鬼則以金爲身與上言卦身者混而鬼在卦身不當
取克又不當合乾金之白而假白虎爲說惠氏因之亦未分
明

洞林曰揚州從事慎曜伯婦病其兄周產武令吾作卦得蹇身
在戌土與坎鬼并卦中當有從東北田家市黑狗畜之以代人
任患御覽九百六郭洞林又以世爲身詳本書案蹇兌宮陰也世在

四戌土謂九五戌戌土此世在四者以五爲身與干寶異坎鬼
者六二丙午火兌之鬼更又互坎故云與坎鬼并云東北田家
市黑狗畜之以代人任患者艮東北之卦蹇從觀來觀坤爲田
二爲家觀巽爲近市坤爲黑艮爲狗故云東北田家市黑狗身
在戌土戌亦狗也故云畜之以代人任患景純之說猶是漢學
按蹇字與蒙相似乃蒙之訛蒙卦離宮陰世在六四戌爻故

云身在戌土亦以世爲身也六四下乘坎水上承子水鬼爻故云與坎鬼并當艮體爲東北戌與艮皆屬土爲田又艮爲黔喙爲狗戌亦狗故云從北田家市黑狗惠氏所說殊曲又干氏以木爻爲震身絕非洞林所說惠氏於此條云此世在四者以五爲身與干寶異而於上條不言一似以世爲身卽與干同者尤不可解雖干謂蒙世八月比世七月與京易起月例皆用世爻然京干皆無卦身之目惟今占書以世卦陽世取子爻陰世取午爻爲身餘皆倣此無者取伏爻伏卦又無是無卦身主事無端緒蓋因京干易郭林而變者惠氏卽不察京干未嘗以世爲身復不察今術非郭氏之舊而遂漫言其異同苟非引繩披根亦誰能知其說哉

卷六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後棟案康成注月令云正月宿直

尾箕八月宿直昴畢六月宿直鬼

又云宿直東井

九月宿直奎十月宿

直營室又云昴宿直房心

二申宿直參伐

七月又注季冬云此月

之中日歷虛危參同契曰青龍處房六兮春花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離南午又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皆與圖合

按前所引鄭注止是二十八宿分直十二辰與爻無與若此等皆泛引之天文志可全錄者多矣然猶曰以鄭注證鄭注也至後所引參同契則旣非鄭說且以列宿直八卦與爻辰雖同言天象而各自爲說決不當闌入以滋惑亂自此圖說行世如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平湖孫氏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皆采用之而丹徒戴氏棠作鄭氏爻辰補至混消息於爻辰大抵樂爲附會而不覺其名義之舛耳又離南午上本

有正陽兩字惠氏亦據訛本未校正也

以上江蘇

趙先生紹祖

趙紹祖字繩伯號琴士涇縣人九歲能文弱冠以經解受知朱學使筠補諸生朱奇其才授以說文屢薦鄉闈不售由是專力於經史百家及碑版書畫之屬罔不鉤考抉擇惟精性孝友處鄉里恂恂然終身樸學手一編窮日夜不輟當事重其爲人皆禮敬之曾未一私謁兩署滁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僅數月而士林慕嚮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時陶文毅澍爲安徽布政使特舉先生又延修安徽通志詳整有體繼主秀山翠螺兩書院殷勤教誘先行後文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先生之學無不窺究而尤深於史最著者一曰通鑑注商十八卷參研抉發至

六百餘條視顧氏炎武日知錄所列及陳氏景雲之舉正不啻倍蓰一曰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於劉昫歐宋之書無所偏徇然其閒摘新書者十之八九蓋新書考證頗疏同時吳縝已有糾繆之作但縝挾私憾有意吹索而先生則平心以救其失初不存門戶之見於胸中又篤好碑版謂可補史傳之遺成金石文正續鈔共十卷金石跋六卷他著有建元考二卷校補竹書紀年二卷校補王氏詩考二卷涇川金石記二卷涇事二卷讀書偶記八卷消暑錄一卷古墨齋筆記六卷觀書記八卷書畫記一卷琴士詩鈔十卷文鈔六卷在志局日又輯有安徽人物志八卷金石錄八卷

參史傳 陶澍撰墓志 朱珔撰傳

倪先生文蔚

倪文蔚字豹岑望江人咸豐壬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主事

用籤分刑部會河南巡撫嚴樹森以勦辦捻匪駐師陳州辟充襄辦營務旋率剛銳驍果等營馳援項城等處力解城圍同治初嚴中丞調撫湖北復奏調帶兵赴鄂擒匪平定超補郎中尋授湖北荊州府知府官至河南巡撫值鄭州河決奔馳工次次第修築力持保守舊占之策卒底於成光緒十六年卒先生爲諸生時頗研究經學而於地理尤詳加考訂所著禹貢說王益吾祭酒嘗刻入皇清經解續編中云

參史傳

禹貢說

彭蠡

禹貢彭蠡自漢以來皆言在彭澤縣西卽今之鄱陽湖古今不敢異議而於導漾東匯導江東迤北會之文紛紜聚訟遂成疑獄余竊謂大禹主名山川非其疏導所經者必不見於記載經

文於彭蠡曰旣豬又曰匯澤旣者已事之辭對未成而言若彭蠡果係鄱湖固合今江西及徽州諸郡之流豬以爲澤初不待江漢之匯而後成也說者必欲以彭蠡爲南江故愈解而愈不可通蔡傳有曰彭蠡旣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於匯不應曰北會於匯旣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每歲大江泛溢水淤入湖至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會之文其說甚善然不敢遽指爲彭蠡也近世桐城姚氏乃析彭蠡與匯爲二謂世皆以會於匯爲彭蠡而實非是今江合彭蠡過湖口乃東北流是會於匯而後北非北會於匯也然則匯在石城分南江之後蕪湖分中江之先其巢湖也與姚氏亦主鄱湖爲彭蠡雖於北會於匯句可通仍與東匯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三
之文不合余攷史記封禪書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灞之
天柱山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云云太史公記本朝掌故
聞見必真漢尋陽在江北樅陽在今安慶東境北去巢湖僅百
里夫曰自尋陽出樅陽則北岸必有分江如今武穴之內湖可
至安慶使彭蠡爲鄱湖豈旣出樅陽復上溯五六百里而過彭
蠡耶姚氏篤信地志知會匯必非彭蠡不知彭蠡卽爲巢湖蔡
氏謂巢湖水小鄱湖水大不應錄小而遺大不知巢湖方四百
里納今合肥舒城廬江巢四縣之水而注之江不得謂之小水
況禹於揚州上游未經致力凡大川不見於經者不獨一鄱湖
也經文本自簡當所言東者蓋江漢至揚州之域合流東注東
匯東迤之東指南條大勢而言也爲中爲北之東指旣會彭蠡
而言也兩節互文見義不必分屬江漢了無可疑武帝過彭蠡

北至琅邪並海上是彭蠡界在揚徐之交陽鳥南翔必先止於
此故繼之曰陽鳥攸居主史記之說不惟導漾導江確不可易
卽九江之在尋陽亦可想像得之矣

雲夢

禹貢一書凡川澤之可名者無不見於經而洞庭爲一州巨浸
獨不之及宋儒遂以九江當之近世說經之家亦多不以爲然
究不言洞庭在禹時爲何名余謂九江自九江洞庭特禹貢之
雲耳經曰雲土夢作乂亦曰雲夢土作乂周禮職方荊州薊澤
曰雲夢爾雅十澤楚有雲夢子虛賦稱雲夢方八九百里史記
索隱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竊謂上古之世
荊州僻在荒服地勢卑下雲夢二澤跨江南北今之潁江州縣
禹時悉爲澤國雲夢合稱本無不可然亦自有辨左傳定四年

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睢卽沮水在今當陽縣境涉沮濟江始入雲是雲在江南明甚宣四年邳夫人生子文棄於夢中邳在今安陸縣境必與夢相近是夢在江北明甚漢志言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郭璞言巴邱湖是江南之夢華容巴邱皆近洞庭其曰雲夢在南者渾舉雲夢也其曰江南之夢者對江北之夢也山川大勢北高南下江水出峽自枝江別出爲沱經流首注雲中路史謂雲夢在枝江以此及至於澧而湘沅諸水又復匯之雲中豬水獨多故經文先雲後夢夢已作又雲始有土可見禹時雲夢尙未通渠漢水夢在江北地勢本高別無漫溢之患耕作自早杜預曰枝江縣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華容縣東南亦有雲夢城則所謂方八九百里者並非夸詞決無湮廢成陸之理若今之雲夢全在漢東已與跨江南北

之言不合安得不以禹貢雲夢爲九江乎經書九江於江漢朝宗之後知漢旣入江舉江可以賅漢也書沱潛於九江之後知經流順軌支流無自阻遏也沱自江出近於雲潛自漢出近於夢書雲夢於沱潛之後知雲夢判然二澤也九江殷然後沱潛導沱潛導然後雲土夢作又經文何等明晰更無事翻解舊說矣

三江

禹貢三江眾說糾紛久無定論閻百詩謂當從蔡傳三江在震澤下極詆孔氏江自彭蠡分爲三共入震澤之謬余謂孔固爲失蔡亦未爲得也江漢本自西來導江導濊所言東者皆對乎西而言至漢水南入於江合爲一川則江又爲南條諸水總名漢地理志蕪湖縣中江出其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在

其南東入海毗陵縣北江在其北東入海禹貢三江如此近世
桐城姚氏儀徵阮氏皆主是說惟不知南江出自中江而以石
城縣分江水爲南江之始仍於經意未愜阮氏引說文江水東
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謂浙江乃岷江正流由今之池州寧國會
太湖至餘姚以入海也其曰東迤者至吳江石門出仁和折而
東行也北會於匯者會於震澤也姚氏曰東迤者自石城迤爲
南江也北會於匯者會於巢湖也阮氏解東迤姚氏解北會甚
善然皆泥於鄱湖爲彭蠡之說故於會匯各有所見余攷石城
今屬池州分江水在池州西七十里疑卽今之殷家匯至池口
出江或分或合吐納於州渚之間凡南岸夾江皆可謂之分江
不可謂之南江況池寧之交層岡疊嶂磯石出沒地勢最險或
謂南江迤行山隘中故道湮失尤不足信蓋地勢高下古今不

甚相懸揚州南境諸山上接五嶺東緣海嶠北盡虞沙金陵以
東脈絡蟠互岷江貫輸其中洪水之時混爲一壑經流雖深不
足殺其懷襄之勢爾時宣歙西北諸水如清弋江水陽江意必
併入中江宣洩不及至吳越分而爲二始有南江經不言南江
者以南江出自中江源近脈短施工不多且三江皆由揚州入
海但舉中北而南可知已旣入云者幸其已成之詞是中江南
江雖非山隘必較北江淺狹非疏鑿不爲功迨水土旣平吳越
號爲繁盛南江扞以海塘中江堵以五堰震澤自循松江入海
獨北江一水爲萬古不廢之流滄桑屢變舊迹俱湮後人疑所
未見各以臆度莫得主名余亦竊取地志惟以分江水爲南江
之始不敢謂然其餘從孔傳者多言在上從蔡傳者多言在下
遠或溯之荆梁近或涉於旁郡三江則是而解禹貢則非是又

不必深辨矣

九江

漢地理志尋陽注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九江郡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所疏九江則又得之目驗者也自來言九江者無以異惟晉太康地記引劉歆言九江爲湖漢九水然敷淺原在廬山湖漢尋陽皆與廬山近謂湖漢爲九江猶似有據至宋初胡氏旦悉翻舊說移之洞庭未免臆斷而晁氏以道曾氏彥和從之得朱子一辨遂爲定論胡氏雖指最稱博覈亦不敢違桐城姚氏鼐著九江說明指其失有五可謂朱子諍臣矣考秦九江郡在今安慶黃州地經書九江於江漢朝宗之後蓋江漢合流爲眾山所束逼迫不得逞至黃州安慶之交潏蕩數百里洲渚

縱橫旁流四溢帆檣上下出此入彼歧復有歧至今可驗故九河曰播而九江曰殷播者尙須假以人力殷者本有此江以地勢言則解爲中以水勢言則解爲盛耳江都汪氏中曰九爲數之終古人數之極多者皆約之以九九河九江不必實指其名斯無鑿空之論矣余嘗自龍坪至黃梅過所謂蔡山者平地一邱旁無附麗高不過數丈詢之土人水大則在江心去岸十餘里相傳爲產龜處褚先生稱廬江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二十枚輸之太卜官與禹貢九江納錫大龜正合秦九江郡漢昭宣間改爲廬江是以九江屬尋陽水經乃謂九江在長沙下雋夫秦滅楚置九江郡復立長沙郡設洞庭爲九江則長沙居洞庭之濱當名曰九江何必遠求之數百里以下哉

敷淺原東陵

漢地理志歷陵傳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卽今之廬山姚郎中謂歷陵係歷陽之訛敷淺原當在今之和州六合間余謂不然衡山北出一支左障長江右阻湖漢脈絡至廬山而止過九江至於敷淺原爲導山言也方氏通雅亦云禹貢表山豈高山如廬而不表之耶古敷作華如華不注山以此稱之唐韻淺流疾兒不作淺深解廬山瀑多其爲敷淺原乎姚氏移敷淺原於歷陽別無所據若云自衡山來由九江南過江北則敷淺原爲江北之地抑知對渡固爲過經行亦爲過何所見爲過至江北耶東陵本無定名漢初廬江郡在江南姚氏以今池州諸山當之謂江自黃州而下水勢北行故其西山曰西陵江夏郡西陵縣是也其東山曰東陵廬江郡東陵鄉是也此說極合導江至於東陵繼以東迤北會於匯是東陵之地必在彭蠡

以上大江之南知彭蠡爲今巢湖卽知東陵爲今池州山過此則中江北江分道入海無庸置辨矣阮文達引范史郡國志廣陵有東陵亭謂東陵當起於今廬州之舒城盡於今揚州之江都解廣陵爲東陵又不若姚氏之精當且與經意不悖也

以上安徽

龔先生元玠

龔元玠字鳴玉號畏齋南昌人乾隆元年以諸生舉博學鴻詞後巡撫阿思哈復以經學薦俱報罷甲戌成進士官貴州銅仁縣知縣地多山易藏奸宄邑城亦年久荒敗乃爲建卡使守門兵棲止值風雨不得他適防守遂嚴學宮久圯復倡修之緣事降調改撫州府教授再以承審失實罷職歸先生少貧好讀書未嘗從師學嘗取歐陽文忠公限字讀九經法畢誦注疏自是

博通羣籍歷碌貫串不僅爲一家言所著十三經客難凡易二卷書四卷詩四卷三禮十三卷春秋二十四卷四書七卷爾雅一卷皆自攄心得其孝經一卷稿佚不傳又留心河務窮竟源委鄉試時考官孫文定嘉淦見其治河策深爲激賞嘗乘小舟赴黃河海口測量去路成黃淮安瀾先資編二卷性至孝年五十遭父母喪不茹酒肉不入內室鄉人無少長稱龔先生卒年八十二又著有畏齋文集四卷

參史傳

王先生謨

王謨字仁圃金谿人乾隆戊戌進士授知縣乞就教職選建昌府教授以實學訓士生徒景附後以病告歸卒年七十六先生天才俊逸精力過人弱冠賦江右風土下筆千言自少疾俗學好爲博覽晚歲獨抱遺經泊然榮利之外嘗輯漢魏羣儒著述

之已佚者分經史子集四部片議單詞無不甄錄爲漢魏遺書鈔五百餘種用力至深其經翼一門一百八種先爲刊布世共寶之讀書有心得輒爲劄記仿困學紀聞例類別區分爲汝麋玉屑二十卷嘉興錢氏儀吉稱其研覈同異文萬旨千無一語沿襲前人無一義不求至是洵足開牖後學生平論撰甚富於諸經皆有詮釋著有韓詩拾遺十六卷逸詩詮三卷夏小正傳箋四卷孟子古事案四卷補孟子釋文七卷及三易通占尙書雜說左傳異辭論語管窺爾雅後釋史記世家補古今人表問漢唐地理書家語廣注讀書引等凡數十卷又汝麋詩鈔八卷文鈔十二卷

參史傳

龍先生文彬

龍文彬字筠圃永新人同治乙丑進士改吏部主事光緒元年

以校穆宗實錄加四品銜六年乞假歸主講友教經訓鷺洲章
山秀水聯珠蓮洲各書院成就甚眾其說經貫綜漢宋之閒論
學以誠敬爲宗旨言朱陸羅王異同之故皆有條理鑒明季講
學家標榜之習殫精儒先語錄身體力行不立講會嘗謂以聖
人之道自淑貴實踐而不尙浮談以聖人之道交修貴直諒而
不矜門戶又謂養氣工夫在於積理積理既深則時見我躬闕
失自不暇攻人之非病革時召其子曰數十年讀書養氣乃得
此心洒洒落落榮辱毀譽無動於心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十九
年卒年七十三著有周易繹說四卷明會要八十卷明紀事樂
府三百首永懷堂詩文鈔十卷

參史傳

以上江西

清儒學案卷二百終



